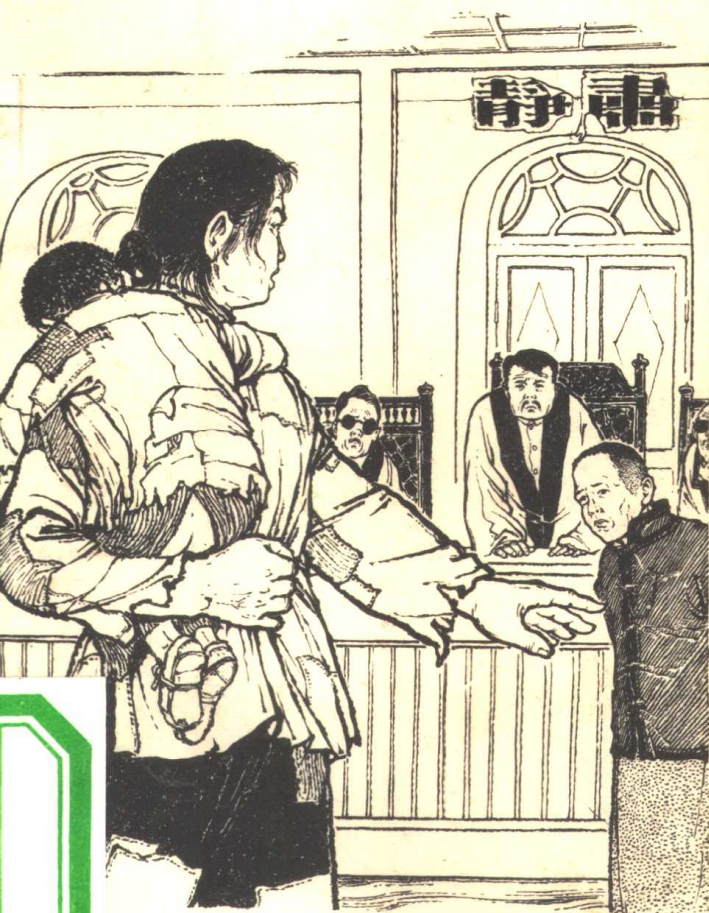


农民史
农家



打不贏的官司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民家史

打不赢的官司

本社选编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打不贏的官司

本社选編 毓继明插图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张2·字数34,000

1965年5月第1版·196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000,001—550,000

統一书号: T 3168·25

定价: (二)一角三分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告狀記	(3)
打不贏的官司	(20)
五亩麦子	(41)
忘不掉的冤仇	(48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告 状 記

“衙門口，朝南开，有理沒錢莫进来。”“屈死不告状，餓死不借賬。”这两句話，在豫西一带农民中間，流传得很广。这是广大农民群众，在旧社会里，通过无数次的亲身体会和悲惨遭遇，对社会生活得出来的总结，对旧政权和旧法律虛伪性的深刻批判。多少戶傾家蕩产，多少人茹苦含冤。多少穷苦群众，把那一线希望寄托在一张状子上，结果是海底捞月，变成泡影；多少人家为出一口气，跑遍了各州府县，到头来才从眼泪和咬碎的牙关上找到一条箴言，叫作：“有錢就有理！”

下边这段家史，就是讲一戶貧农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的痛苦遭遇。这段史实发生在河南省灵宝县阳店公社东水头村。这家貧农姓郝，男的叫郝天才，今年已六十多岁；他老伴叫王靜仙，也五十多岁了，现在是东水头生产队的貧农代表。

王靜仙娘家是灵宝县北观头村人。她十二岁那年，因为家里穷，被媒人哄騙着童养到郝家。她在家时，听媒人说婆家人口少，茶飯好。可是到了郝家一看，地沒一壠，椽沒一根，只有三孔破窑洞，一个鍋台。一床被子，已破烂得不象样子。王靜仙的女婿郝天才，全凭着一副豆腐挑子过日月，还要养活一个老爹。王靜仙看到这光景，虽然年幼还不大懂事，可是她哭了。她知道这个婆家和娘家一样穷，她也知道将来的苦日月，

就象手拿着一把圪针枣刺一样，要由她亲手捋到头。

郝天才虽然比她大十多岁，为人却忠厚老实，善良勤恳，平常待她象亲兄妹一样。“人心换人心”，渐渐地，这个小姑娘担当起家务劳动了。夜里她帮着丈夫磨豆腐，白天挖野菜做饭。煤火台高，她个子低，就搬个小板凳垫着做饭，摔下来，再爬上去。就在这样环境中，她的性格锻炼得坚强起来。她开始树立起这样的信念：“穷富绕不来，勤懒在自己！只要有两只手，日子再难，苦再大，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过！”

就这样，郝天才这户贫农灶房上的炊烟从没有断过。哪怕是一碗野菜汤，一捧豆腐渣馍，王静仙也要做得热热火火的，应时端到丈夫和公公手里。

一九三七年，有一天忽然从川口街上来了一个伪保丁，要找郝天才家。郝天才胆小怕事，听说来了保丁，不敢出面应付。王静仙这时虽然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媳妇，却胆子大，主意稳，就把丈夫藏了起来，自己出面应承。

保丁到了院子里，王静仙问：“找郝天才什么事？”保丁说：“他有一两八钱银子的粮，还没完呐！”王静仙说：“我们家就没有地，哪里来的粮？”就在这时，年老有病的公公郝盛魁，在屋子里喊着说：“唉！咱有地。有十八亩地。光绪三年过年饷，一亩地五升谷子当给川口街的充保召家了。咱是有这十八亩山地。”

经老人这么一说，王静仙心里扑楞楞地象开了一朵花！“他家有地，还有十八亩地！”听说家里还有这十八亩地产业，一切希望、理想都展现在她的眼前。她想着将来只要能把这十八亩地贖回来，穷日子就有个头了。可是就在这一年，川口街

的亢保召催着叫郝天才贖地。一副豆腐挑子养活大人小孩四五张嘴，哪有成宗的錢来贖地。这时有人劝他們說：“让人家加點錢把地卖成死契算了！”王靜仙却舍不得，她想着好歹有几亩地，将来日子总有个盼头。正在这时，本村的大地主楊潤三来了。楊潤三說：“你贖不起我給你贖。你就算又当在我手里好啦。”王靜仙平素也知道楊潤三在村子里是牙在外边齧着的人，專門訛騙人，可是身薄力单，出于无奈，也只好走一步說一步，挪一步近一步，让人家代贖了。成約时，王靜仙防着他要花招，还亲自做了四盘菜請了郭得民等作中人。写契約时，她亲自磨墨，郭得民写字。写好后，王靜仙不放心，又叫郭得民念了一遍听了听，言明当价是四百二十八元，当期二年。其实，楊潤三是早設了圈套，他在代贖地时，已經把这十八亩地卖了二亩作贖价，扎根就打算訛詐郝家的地。

把地当在楊潤三手里后，王靜仙为了在两年后贖回自己的土地，起五更爬半夜，把象針尖那么一点大的時間都用上来劳动，准备贖地。丈夫平常磨两个豆腐，現在連夜磨四个，她紡花織布通夜不睡。打点玉米，舍不得吃，鎖在箱子里，自己吃豆腐渣。又喂了个猪，到腊月卖了二十八块钱。就这样省吃儉用过了二年，公公死了也沒舍得花钱，到一九四〇年，总算积攒了二百多块钱。

后半年，王靜仙就有心去贖地。可是这时村里人都說：“这地你贖不回来了！”“听说楊潤三又印了新文約！”王靜仙嘴里說：“不怕，千年文約會說話，我有管业执照。”心里却也嘀咕。她想先去探探口气，就到楊潤三家里去了。楊潤三正在場里，王靜仙說：“我想贖那地哩！”楊潤三黑丧着脸說：“不到时

候你就贖地？”“你說啥时候才到時候？”“三年！”“約上沒寫，你把文約拿出來！”“文約不是隨便看的。”楊潤三說罷，一扭臉理也不理走了。

王靜仙氣得眼都紅了。她回到家里和丈夫說了說，郝天才說：“這人不好惹，就讓他再種一年吧！”

王靜仙捏着鼻子忍氣吞聲又等了一年，看見地主家在這塊地里派長工又收又種，還收拾地邊地唇，就知道他居心不良。她看見只裝沒看見，反正到秋後再說。第二年收罷秋，王靜仙又去找楊潤三了。楊潤三正在堂屋炕上躺着吸大煙。王靜仙進到屋子裡說：“我來贖那十八畝地哩，現在三年也多了。”楊潤三在炕上躺着裝聾賣啞，却不吭聲。王靜仙催着問他，他却暴跳如雷地說：“說的是五年！你贖什麼地！”王靜仙也火了，她說：“你把文約拿出來嘛，千年文約會說話！咱們請個人來當面看看。”“契約不是隨便看的！”王靜仙這時心一橫，把話拿出來了。她說：“楊潤三！你怀揣着刀子，我早看見了。地你霸着，只管你家吃着喝着，就不管人家死活了！咱們說理去。”楊潤三說：“隨你便！”王靜仙這時氣得難吃難咽，就去找原來的中人郭得民，郭得民這時還說了句公道話。他說：“這地恐怕你贖不走了，聽說人家把假文約都印好了。你看吧，你要到哪裡去說理，我給你說句話。”

王靜仙生長在貧農家庭，從小就在苦難生活中磨練出了一個倔強的性格。她左思右想，這一口氣怎麼也難咽得下去，這時就打定主意去告狀。她和丈夫商量，郝天才拿不定主意，他說：“咱身薄力小，又沒護面，怕斗不過人家，還恐怕人家打你的黑槍！”王靜仙流着眼淚說：“我就是死了，也要拚上命出



王靜仙說：“楊潤三！你怀揣着刀子，我早看見了。地你霸着，只管你家吃着喝着，就不管人家死活了！咱們說理去。”

这一口气。他就是一堵墙，咱把它捅个窟窿，他也得用把泥再糊一糊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总有说理的地方！”

王静仙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去打官司的。第一次告状先到阳店伪乡公所。乡公所站岗的不让她进去，说告状得有状子。她只得东跑西跑，找人写了张状子。

第二次又到阳店伪乡公所，算是见到伪乡长赵逢泰了。王静仙还特意买了盒纸烟。可是赵逢泰嫌烟坏，睬也不睬。他只看了看状子说：“行了，明天我传杨润三来。”

第二天，天不明王静仙就来到伪乡公所门口等着。半晌时候，杨润三才来了！他愣着眼看了看王静仙，王静仙也不理他。

过头一堂，伪乡长问：“杨润三，你怎么不叫郝王氏贖地？”杨润三说：“地是我买下来的。”王静仙一听地主反了口，头蒙了一下，心里象点着了火！她问：“你买地经谁手？”杨润三说：“是郝诗书卖给我的。我有文约。”说着把假文约拿了出来。

原来这郝诗书是郝天才一个同族堂兄，在外乡流浪几十年，五六十岁时才回到村子里来。杨润三用甜言蜜语骗着他，要给他找个老婆，就让他写了张假文约，来讹诈郝天才的十八亩地。

其实那乡长已经花了杨润三的钱。他就故意问：“郝王氏，人家买的是郝诗书的死契地，你怎么诬告？”王静仙说：“他胡说！既然是他的地，怎么我来告他？他既然买了地，为什么管业执照在我手里！郝诗书根本没权卖这地！”

伪乡长这时却故意皱着眉说：“哎呀！你们这官司真古怪！我调查调查吧！”王静仙说：“这有什么古怪，理是直的，弓

是弯的。你叫他把郝詩书叫来，我們当堂对质。”伪乡长却說：“調查調查再說吧！”

头一堂問了个沒根沒梢，楊潤三更加跋扈了。他揚言說：“哼，她想贖地！她能把这块地贖走，我头朝下走三圈！”郝天才这时在家里一听说地主在堂上昧了良心，造了假文約，心里一气一急，把两只眼睛也气瞎了。王靜仙从阳店回来，一看丈夫眼睛瞎了，摸着牆在門口等她，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。

地主楊潤三打罢这次官司，回家后就得急病死了。可是他儿子楊滿堂比他爹更狠。在阳店过第二堂时，楊滿堂去了。他胳膊窝里夹着两条紙烟，带着几个假中人，声称要和王靜仙把官司打到底。

在堂上，楊滿堂还是一口咬定地是郝詩书卖給他家的。王靜仙叫他把原来的当契拿出来，楊滿堂却說沒有。王靜仙这时在堂上气得罵着說：“楊滿堂，你爹不作好事，短他阳寿四十年！你还想坑人害人！”可是伪乡长因为花了楊家的錢，却故意乱和稀泥不朝理上問。結果还是推着再調查調查。

从这一堂后，王靜仙往阳店又跑了一二十趟，可就是找不到伪乡长，每去一次，总是推着說沒調查清楚不見面。这时村里有人看不过，就劝她到伪县法院去告状，可是也有人劝她說：“打官司是个沒底洞，人家楊滿堂有脸面，不如算了。”

王靜仙想着：我三条大道走中間，理在我手里，难道說这普天下就沒有个論理的地方？

不久，王靜仙就到伪灵宝县法院去告状了。灵宝县离东水头三十里，还要翻沟越岭。王靜仙是头一次进县城，連东西南北也不知道，更找不着伪县政府。她没办法，就坐在大街上

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喊冤。后来碰到一个姓謝的代书老先生，把她領到家里，問明了原委，就代她写了一张状子，并領她到伪县法院把状子从小窗洞儿递了进去。

状子递上第四天，伪法院法警来下传票了。王靜仙借了一碗白面，給他烙了三个油饅。誰知道那个法警在她家飽吃了一頓后，又跑到楊滿堂家，一住就是一夜，連吃帶抽大烟，第二天見王靜仙也不理了。王靜仙心里想着：你們这些狗！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！

又等了好多天，終於算过堂了，楊滿堂这一次也被传到了。一个不死不活的伪法官在堂上問楊滿堂：“你为什么不叫人家贖地？”楊滿堂說：“地是我买的。”王靜仙接着气憤地說：“他买的地为什么沒有管业执照？”伪法官却不理她，只管問楊滿堂：“經誰手？”“郝詩书。”“你能把郝詩书叫来不能？”“能。”“下堂吧！”头一堂就是这样过去了。其实伪法院这样問一下，就是等着楊滿堂送錢。半个月后，楊滿堂把錢花足了以后，又过第二堂了。

这一次楊滿堂活动的势头很大，带着几个紳士和訟棍来到县里，他們胳膊窝里夹着紙烟，手腕上用手巾纏着大叠鈔票。王靜仙看見只裝沒看見。这一次楊滿堂把郝詩书和原中人郭得民都带来了。他用五十块銀元买通了郭得民，让他說歪嘴話；又許下郝詩书一身皮袄，让他出堂证明地是卖给楊滿堂的。

开堂审問时，又换了个伪法官。他問郝詩书：“这地是你卖给楊滿堂家的嗎？”郝詩书說：“是。”王靜仙接过来就說：“你什么时候卖给他的？你凭什么卖这地。啊，你怕死！你死了

是我埋你，还是他楊滿堂埋你？你把咱的饅往人家嘴里塞，你就知道这十八亩地贖回来我不能养活你了？！你娘死誰殯埋的？”

王靜仙这一段話把郝詩书說的低头不語，伪法官和楊滿堂都着急了，楊滿堂就让法官問中人郭得民。郭得民果然倒了口供，他說这十八亩地就是郝詩书卖给楊滿堂的。

王靜仙看着郭得民在堂上对面說瞎話，气得眼里直冒火星。她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抓住郭得民，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說：“郭得民，当初当地的时候，我研的墨，你写的文书，写完我还叫你念了一遍，到底是卖还是当？我那天做的四盘菜是叫狗吃了！他地主有錢給你五十块，我沒錢，今天在这里給你叩个头！你今天不給我說实話，我就死在这里，咱俩都下不了堂！”

郭得民吓呆了，也确实理亏，就連忙說：“你等等，我說实話，这十八亩地是当契，沒有卖给楊滿堂家！”伪法官这时却在堂上咆哮着說：“郭得民，你咋又这样說？”王靜仙說：“哎！他不这样說你叫他怎样說？”伪法官看不可收拾，就紅着脸宣布：“下堂！”自己就先走了。王靜仙却不走，她說一定要問个水落石出。法警們却說：“到時間了，你走吧！”王靜仙无奈，只得回到家里。

王靜仙在灵宝县衙打这两堂官司时，正是风雪冷冻天气。她每天忍饥挨餓，受冷受冻，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。这孩子因为尿湿的褲子在过堂时冻在脚上，把一只脚生生地冻坏，回家以后沒过几天就死了。

后来，王靜仙曾多次跑着往县里催案。有一天，忽然有个



伪法官听郭得民说了实话，在堂上咆哮着说：“郭得民，你咋又这样说？”王静仙说：“哎！他不这样说你叫他怎样说？”

自称是刘副官的人来调查了。他来“调查”，一来就钻在楊滿堂家里，又是吃，又是抽。吃抽个够，才来见王靜仙。王靜仙很生气，可是她还是借了五个鸡蛋给他煮着吃了。那个刘副官說：“郝王氏，我给你解释解释。我看叫他加点价，你把地就算卖给他算了。”王靜仙說：“我要卖地，村里有的是說合人，还用得着請你这外路人当中人！你来调查，不向百姓调查，却一头扎在被告家里，这叫什么调查？”那个刘副官忙說：“我这就去。”王靜仙又問：“我还等着过堂，你什么时候回县？”“今天就走。”

那个刘副官走后，又一头钻在楊滿堂家里。王靜仙留心在門口盯着，一直到月亮出来，还没有见他走出楊家大門。这一夜，王靜仙沒睡成觉，她想着这个“调查”的不用說又是叫楊滿堂买通了。就在这天夜里，叫她娘家兄弟借了个毛驴，連夜上县。到了县里，天还没明，城門还没开，她就靠在城門洞下等到天明。城門开了，进城后，她就在十字街一家飯鋪內，专等着那刘副官。

到了吃罢早飯时候，果然那个刘副官喝得醉醺醺地回城了。他一搖一摆地走着，王靜仙从飯鋪里走出来一把抓住他說：“你說你昨晚回县报告，你怎么沒回来？你住到哪家？”刘副官吓了一跳，忙說：“我昨夜到川口去有点事。”王靜仙說：“你們說是调查，去调查的什么？我問你，县里就是派你去給我說合卖地哩？走吧，咱們到法院問一下！”那个刘副官忙說：“我沒說！我沒說！”抽身跑了。

从这以后，伪法院連传問也不传了。王靜仙往县里跑了无数次，递了无数次状子，都象石沉大海。这一年八月十五，